

我也為孔子訟冤

李 樸 生

——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正確注譯

一、朱子章句集解都錯了

論語泰伯篇，第七章，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當年有子或曾子的門人紀錄時，應有斷句。到漢武帝寵黜百家，獨尊孔子時，論語成爲學子進身仕途必讀之書。在君主專制時代，坊間出版的論語，該章都作如下的斷句：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用白話直譯，便是

孔子說：『從政者使民，可以使他們照着如此，如此去做。不可使他們知道爲什麼要如此，如此做。』

這句話，很顯然是輕視人民，把人民看作工具的態度。朱子覺得不妥當，特改口氣婉轉一點，解爲『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從此以後，七百年來，都照朱子集解這樣解釋。而程子爲孔子辯護所說：『聖人設教，非不欲家喻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豈聖人之用心乎？』更爲仲尼之徒所稱述。

二、程朱應可從論語中考證這章句的錯誤

我很奇怪程子、朱子明知孔子這句『不可使知之』的話，是不合情理的，在論語中有孔子論政、論使民、論教育，極至論做人的最高道理，都可以找很多證據來證明『不可使知之』這句話不合孔子一生奉行的情理，不必轉彎抹角去掩飾。

第三，爲政篇，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學善而教不能則勸。』臨之以莊則敬者，使民是隆重的事也。……舉善，鼓勵有功之人也。教不能者，教不能者使之能也。絕不是不可使知之也。

第四，子路篇，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是主張『有教無類』的，由政府來推行普及教育，自然要使全民都知他們的權利義務是什麼了。那是不可使知之呢？

第五，顏淵篇，仲弓問仁，子曰：『出門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隨卽舉出『不教而殺』爲第一惡，『不戒視成』對使民這件事，看同祭拜天地祖宗一樣隆重恭敬

』爲第二惡。又警告從政者：『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所以那句『不可使知之』的話，在孔子的理念中，原是不會有的。

第二，子路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先之者，以身先作則也。勞之者，關心他們勞作，慰勞之也。無倦者，經常先之，勞之，不止一次遇也。』

，自然對民必恭必敬，善祈善禱，那有『不可使知之』之理。

第六，孔子平常自許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的人，又一再說自己『誨人不倦』。且自勉『忠焉能勿誨乎！』又曾舉例說『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這樣樂于教人，善于誨人，何以對民却不肯教，不肯誨，且說『不可使知之』呢！

三、錯得有利用價值

還有，孔子關於指導學生及從政者講施政使民行仁的話，在論語中，總會多說幾次，讓多些人瞭解的。但這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話，除泰伯篇第七章有過這句話外，其餘各章完全沒有再見過。所以我們懷疑這章句會有毛病。朱子也曾考證過尚書有假話，應該可以也在這章句上找出毛病來。不過，這一章句在君主專制時代是很有利用價值的。因爲人總自以爲比別人聰明、能幹的，總喜歡別人受他指揮的。官愈做得到君主，更是『言莫予違』（見子路篇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章）喜歡實行獨裁，操縱民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是方便操縱民意，方便製造民意的。所以在君主專制時代沒有人研究這句話在孔子平日論政，論教，爲學，做人的主張實是完全矛盾。到了中華民國時代，因爲袁世凱要做皇帝，各省組織籌安會，製造民意。袁倒後，張勦又繼起。復辟倒後，北洋軍閥又繼起，都要操縱民意，實行獨裁。及新文化運動發生，胡適之倡白話

文，倡德謨克拉西及賽因斯。青年因憤恨軍閥統治，陳獨秀指責孔子擁護獨裁，大呼打倒孔家店。青年也就隨聲響應『打倒孔家店』了！

孔子在此時期，有理講不清，比在陳更倒霉！

四、梁啓超爲孔子訟冤

梁啓超先生在清末維新運動上有大功，大概八十歲以上關心政治的知識份子，沒有一位不受他的影響。甚至毛澤東這傢伙也說：『一本新民叢報是梁啓超主編的。我讀了又讀，直到差不多背得出來。』（見史諾西行漫記）民國四年，他那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反對袁世凱做皇帝的大文章，震動全世界。在青年們嚷着打倒孔家店之後，梁先生研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一句，認爲經文的斷句應該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朱子章句是錯的。隨而朱子集解也是錯的。照梁先生的斷句，完全沒有愚民的意思。但照梁先生解釋是『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者，正使由不可而進于可也。』鄙見以爲認定民之文明程度可不可，不能由從政者來決定。由從政者來決定，流弊很大。袁世凱要做皇帝，籌安會要奉袁世凱做皇帝，就因爲袁世凱、籌安會認定民之文明程度未可也。所以梁先生的斷句雖沒有錯，解釋則有錯。且有很大的流弊。我以爲照經文改正的斷句

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白話直譯就是：『人民認爲可以，便使他們照着去做；人民認爲不可以，便使他們知道爲什麼要如此做。套句时髦話，就是人民未同意時，就要喚起民衆，向民衆宣傳。現在民主國家的制度，不都是這樣的嗎？像賣這樣貨色的孔家店，我們正歡迎它擴充，怎麼會去打倒它呢？』

以梁先生的崇高學術地位，題目雖是寫《小慧解頤錄》，副題明明寫是『爲孔子訟冤』，（見飲冰室全集）似當年並未引起大家注意。我固然是孤陋寡聞，似乎很多博學鴻儒都未談及。民十八年，梁先生逝世。未能爲孔子洗雪冤枉。

五、政府遷臺後提倡尊孔，幾本新論語出版版

民十八年以後，江西剿共開始，中原大戰發生，隨着『九一八』發生，日軍進侵上海。七七抗戰，戎馬倉皇，論語當薪。抗日勝利，戡亂又起。直到中華民國遷都臺灣。三九年韓戰發生，美國第七艦隊協防臺灣，局面穩定。公布耕者有其田條例，實施土地改革，成績顯著，經濟漸有起飛之力。而中美共同防禦又正式簽字。孔子在海峽兩岸的情況，即大大不同。毛澤東瘋狂地批孔。也把胡適之認爲毒草，要予剷除。臺灣方面，政府爲鼓勵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志節，提倡孔

子。于是張其昀曉峯先生著孔子傳，陳大慶百年先生著論語臆解，毛子水先生在臺大講論語，並著論語今注今譯，南懷瑾先生著論語別裁，錢穆先生著孔子與論語，陳立夫先生著四書道貫。胡適之先生也稱讚論語爲中國最早，最出名的孔子言行錄。特別表明『並不要打倒孔家店』且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見胡適口述自傳）

我看過以上幾本名儒有關論語的著作，只有南懷瑾先生的論語別裁在愚民政策一講中，提及康有爲梁啟超有說該章斷句錯誤事，仍不以梁說最顯著之事，即康向宣統叩頭，而梁反對復辟。）南先生既知梁先生爲孔子訴冤，却駁回不受理。

六、陳立夫強調孔子重民意，但未爲

除瑕疵

胡適本來有考證癖的。他稱許顧亭林爲證明衣服之『服』字，古音讀逼，找了一百六十四個證據。他本身爲證明戴東原沒有偷全祖望的成品（水經注）花了五年功夫。爲神會和尚花的時間更多。學術界也欽佩他的治學精神。但當陳獨秀煽動青年打孔家店時，胡適先生雖未同刃石頭，也只袖手旁觀，並未講公道話。更未爲上窮碧落，下黃泉，爲孔子這章句去考證一下。何厚于戴東原？何厚于神會和尚？難道孔子是不是主張愚民政策問題，對歷代實際政治之影響，不比水經注

重要嗎？胡適先生如此，陳、毛、南、錢先生也如此。立夫先生著四書道貫，照大學之八目，分爲八篇，另有總論，結論兩篇。本書所引用四書，凡見一千二百六十七次。無一句闕遺。讀者既可提綱挈領，又可融會貫通，得益甚大，惟章句註解，都以朱子爲準。梁啟超先生爲孔子訟冤一案，情節本重要，概未見論及。立夫先生謂『孔子生于君權時代，距今二千五百餘年，自不能以不具備現代民主思想相苛責，惟其垂教，則無不以重民意而爲君告。如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章句，照梁先生之發現，改正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豈非亦以重民意而爲君告，而爲從政者告嗎？如大家接受梁的斷句，如正式決定改正此章句，在論語中我們便清楚見到孔子是世界上最早倡行普及的、道德的教育家！又是世界上最早倡行富庶的、民主的政治家！沒有人會說孔子有主張愚民政策的嫌疑。

七、應確定孔子的民生政治理論基礎

一九八三年二月廿九日，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涂心園先生一篇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進一解大作，說在華府會見有友人因談論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是愚民政策問題，大起爭論。他說，孔子這句話似是談教育問題。隨後有大原、啓均、周伯達、亦耕四先生加入討論。亦耕先生亦舉出梁啟超先生曾認爲該章斷句錯誤故事。大家在報紙熱鬧討論一下子就完了。今後需要有沒有一個結論呢？結論又如何

找出來呢？

讀錢穆先生大著孔子與論語，裡面有幾篇談論語的文章中，也提到論語有若干章句難解及朱註有錯誤的。我們今後出版論語，各大書局當然可以自聘專家來負責章句，注解工作。例如商務印書館出版論語今注今譯，由毛子水先生負責，王雲五先生主編。世界書局出版四書，完全遵用朱子章句集解。大抵各家出版的論語，章句而標點（斷句）不同。例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章，就有四種的標點不同：

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今注譯）

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梁啟超）

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啓均，亦耕論語別裁）

報載大陸自毛澤東死後，已在泰山舉行過孔子會議三次。有仍然是採取抨擊的態度的，也有採取反抨擊的態度的。而孔子第七十六代第七十七代孫都已于今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任委員了。還有美國加州今年祭孔已是第三年，籌備的規模更大。三藩市林炳昌總董（中華會館）在今年暑假，假中華中學公開講論語（並用英語演講）新加坡政府今年特聘專家編中學的儒學課程。可見孔子之學到今年可稱聲望超越兩大洲。我以爲我國孔孟學會應該邀集一個會議，最低

的標準論語的標點及注譯。得決議後，出版一部經過決議的論語通用本。趁此時，陳立夫、張其昀、錢穆、毛子水先生等老成健在，余英時、林炳昌先生等正當盛年，爲孔學建立一個新規模，爲中國文化增強其力量，爲世界大同推進一大步！

八、孔子是新社會新國際之門鑰

我對社會，對國際將來有一個看法，就是科

技進步到達今天的程度，豐衣、足食，住有屋，行有車，遊樂有着落，完全沒有問題。問題發生在人與人相處之道，國與國相處之道。人與人相處，國與國相處如要和諧，得到快樂；不要相仇殺，相劫奪，（我不信人會瘋到使用核子武器）已不能靠鬼神，靠宗教。鬼神已被看穿，宗教失其效用。也不能靠法律，靠警察，靠軍隊，人腦陰謀變詐之巧，運用科學的工具，已非法律軍警所易加以懲罰。上策是鼓勵多讀孔子之書，啓發

最實際，最有效。再把擴張軍備的經費，用于擴充教育，擴充科技，擴充社會福利。人民的福祉便大有進步了。所以，我以爲孔子是我們開進新社會，新國際的理想門鑰。現在孔孟學會諸大儒，責任很大！因爲繼往開來，結果散籽，就看這兩三年老農施肥澆水的功夫！

七十二年七月一日時年八十七歲

中外文庫
箇挺生自傳
史叢書
定價新台幣玖拾元
中外雜誌訂戶八折優待

名經濟學家衛挺生博士，湖北棗陽人，清末考取清華留美，學成返國，任職中國銀行及國民政府並兼東南大學、政治大學、復旦大學教授兼經濟系主任。大陸淪陷受聘菲律賓大學教授，旋經歐陸轉往美國研究，著作等身，桃李滿天下，八十以後親撰長篇自傳，翔實生動，要目有：我的早年；冒險進取赴日留學。東瀛奇遇見陳天華。內憂外患東裝返國。赴京趕考公費留美。從密大到哈佛。「中國王孫」挨門賣書。葉恭綽的懸賞徵文。南高師的耆宿俊彥。九六公債內幕真相。從政閒話：任立法院財政委員。建議管制發鈔銀行。財部顧問國府主計。任教復旦主經濟系。參加國際平準基金會議。重返書生生活：在香港和台灣任教。考證徐福出版專著。日本學者謾罵爭論。菲大三位中國教授。發表中菲關係文章。參加世界立法會議。居美後的研究著述。

中外文庫
八十四回憶錄
戴運軌著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
之四十二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心傑作，要目有：中大、金大、台大與我。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大學生的責任、讀書方法、怎樣改進物理教學、如何研讀高中物理、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中大遷校艱苦談、中大遷校中歷前後等篇，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

定價一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